雪裡紅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雪裡紅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北里非相攸之地，勾欄無立節之媛，然未可以一概論者。昔京都有薛氏女，貌絕豔，攜一婢一嫗，賃宅以居。自云十五歲矣。出多金市司街卒，遂安堵而開錦泥窠也。嘗簪花傅粉，乘犢車往城南觀新戲，傀儡棚亦輪為之停，遂不言而知其錢樹子也。

遊蕩兒群擁之歸。問鄉貫遊蹤，均葫蘆提以對。問香名，則曰：「薛氏，行一。」侍者呼為一娘。問夜合須多寡，則伸玉臂，露守宮砂，曰：「六歲時，遇吾師以丹藥點作貞驗，至今身猶處子，不願作夜度娘也。」曰：「若是，則必工吟善詠，如卿家校書名濤者乎？」曰：「非所長。」曰：「是必唱鷓鴣舞柘枝，如謝家姬乎？」曰：「非所長。」曰：「或者能刺鴛鴦錦，如卿家針神，號夜來者乎？」曰：「妾病未能也。」眾撫掌曰：「審是，究以何術，博纏頭錦？」女含笑，呼婢捧磁甌出，中列骰子六，供几中央，再拜安置訖，曰：「妾名雖倚門，實則求偶，請以相思之骨，代風月之媒，是亦遵吾師命也。來者以白金十兩作孤注，無論齒高下，貌妍媸，一擲成六紅者，即嫁為婦，無食言。然十兩僅一擲，再擲再破慳。妾守信，君等毋吝財也。」眾曰：「妙哉！是真別樹豔幟，而另繫赤繩者。」呼僮競取白鏹至，博竟日，皆色沮去。遠近嘩噪，咸云：「何物粉兒，獨翻花樣，唱求牡之雉，呼守雌之盧，花骨頭豈真作冰，阿堵物依然入橐。是兒狡哉，蕩子愚矣！」然愛其色者，則難忘情，由是馬縶於場，犬迎於戶，上至官裳，下至胥隸，無不聞香而來，垂涎而至，作幾希望。又以一娘不似妓名，因其愛著杏子衫，又全紅始嫁，薛雪同音，遂呼之為雪裡紅云。

一日，有侍御公子某，攜百金來，十擲皆北。明日又來，視甌中已別五紅，其一滾轉不定，公子大聲呼紅，比走盤珠定，則仍守黑者，乃癡立如木雞。女笑曰：「險哉！何一紅之難也？」

女貌雖極妍，而性極生硬。客至，略寒暄，即請博，博已，即下逐客令，不許少一逗留。公子恚怒，陰嗾無賴子三四輩，給金，使詣女室，將窘辱，洗愧恧。女已審其意，待金入己橐，即揮手使去。無賴子大哄，曰：「一臠肉，竟如此昂貴耶？彼博場尚有閒菜酒，為吾輩解饑渴。」言已，攬袖欲侮，女聲色不動，略拂纖指，即紛跌庭外數十步，呼婢出夏楚，待其三蹙而三拍之，跪謝始釋，鼠竄可憐。後有踵至者，咸悉彼姝豔而勇，無敢褻，負者怏怏，不聞有後言。三載中，均落落小酬應，從不歌一聲，陪一宴，假一顰笑，而香奩中累累盈五萬金矣。偶語客曰：「曩得彩僅娶吾身，今並得吾財，何樂而不為？」於是門前車馬，更喧如市井矣。

時江建昌李生名崇者，年少尚未娶，避難走燕台，落拓殊甚，將往投阿姐某宦宅，向為姐夫所惡。然守囊之銀，僅僅十兩。計無出，謀於同鄉某，某問曰：「子知此間有雪裡紅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仍告所以，曰：「曷拼與一戰，捷則立地成富耳，負則尋女未遲也。」生曰：「善。」浼導之往。女見其貌清俊而衣襤褸，心憐之，曰：「此非樗蒲戲，乃秦晉卜也。登場一麾，絕無翻悔。觀子十金良不易，盍珍重？」生笑曰：「卿亦過小覷人矣。書生雖貧，量不致為些須露乞兒態。」言辭慷慨，其氣熊熊，已令佳人心折。及鏘然一鳴，座客齊鳴彩，視甌中燦燦者，成六出花矣。女亦色喜，嚶嚀一聲，階下應，即時結綵，燃兩畫燭如椽，氈毹滿堂，水陸新進。婢子引生入曲室，沐浴更新衣；女亦妝竟，偕之交拜，同鄉某宛儐贊焉。

至漏乍轉，客去，歸洞房，女略詢家世，即云：「身已相從，願聞郎志。」生顰蹙曰：「一身落魄，去就頗難。然為賈則素惡銅臭，為儒則不耐氈寒，無已，其一行作吏，尚可以身許國乎？」女襝衽而前，曰：「是尚不愧為紅之夫也。」旋以臂紅示生，曰：「妾尚女兒身，唯夫君憐之。」生以唾拭之不去，喜曰：「皮相者，疑卿為章台柳；福豔者，知卿是佛池蓮。僕心醉矣，且愛且憐。」明晨，視紅褪如洗。

旋以片紙為生納粟，得銓閩之某縣令事。之任，女不令多隨從，卷厚資，與婢嫗均易男子裝，己則纓曼胡，吉莫靴，負彈弓，佩長劍，四騎登程。經泰山下，猝遇響馬賊呼嘯至。生戰慄，面灰死，女命婢嫗護郎君，己則縱轡迓賊鋒，發連珠鐵彈子，如秋風摧落葉，賊披靡，無生還者。生大駭，幾墜騎。至前站，私詢其何勇過健兒。女笑曰：「措大尚藐視巾幗耶？聶隱、紅線輩，自在人間，惜肉眼人不識耳。」因把酒，重述都中拍無賴事，相與捧腹。

到閩謁長吏，女均執刺代長鬚，致無隕越。夤僚瞰豔僕，疑其有斷袖癖，實不知即使君採蘋婦也。

抵任不半載，金陵賊驅大股，豕突至閩，驀圍斗大城。生集鄉團，女簾後窺之，笑曰：「若以此御賊，直摧枯拉朽耳！寇深矣，且奈何？」翌日，賊更集，肆猱升，將瓦解。女麾眾登陴，斲殺一晝夜，攻始懈，然耽耽者猶不去。生乞救於中丞，牘三申而援不至，蓋驛路斷，恨無神郵也。至夕，女以大爵勸生飲，生憂懼，涓滴難下咽，女笑曰：「飲亦死，不飲亦死，曷為醉觴乎？」生始鯨吸數十爵，沉酣眠所坐木椅上。女出，裂帛長十數丈者，先縛生，然後荷於背，且縛之極堅固，若負襁褓兒。仍男裝，右提劍，左握護身牌，聽野雞三唱，晨月朦朧，呼鄉團而告之曰：「事急矣，吾負汝使君往乞援，三日即返。城中諸事，聽吾婢嫗指揮，可謐無恐也。」遂開關，放之出。賊瞰其越濠，行甚速，又見所負如屋上瓴，不識云何，始癡望，繼環擊，女且走且御，斬數十人而出重圍焉。

縣距省垣三百里，至則甫卓午。走入館舍，解背上良人，視殘醉猶未醒也。往見中丞，時撫軍麾下僅萬人，意不能多假。生將唯諾，女在身後突白云：「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使，然必由屬吏自檢擇，不中選者勿須也。」中丞驚詢誰氏子，生詭以僕對，且告其神勇，曰：「是豈崑崙復生乎！」即傳鼓集演武場，女為生暗物色，皆捷如猿猱而勇如羆虎者。生詣首令某處，假兩騎以歸。某令見女，戲生曰：「明府當此倉猝，尚挈畫郎鄭櫻桃耶？」生莊色對曰：「山荊也。」令駭，亟訊知其事，急延之後堂，夫人出拜。請須臾，略休息，公子一，女郎一，爭拜膝下，乞授業。女約以圍解日。旋整師歸，賊正團團攻雉堞，突自背擊之，幾疑將軍從天外飛來者。戰一晝夜，斬馘無算，餘孽悉竄。女撫膺而歎曰：「是可驅豺狼而害鄰封乎？」留生入城撫瘡痍，己則帥眾追剿至浙界，始凱旋。

當道上其事，生卓異，遷郡守，女詔封成夫人。某令遣子女來踐約，乞授好身手，女略與一二即已，曰：「羅綺中人，得此已無敵，無深求也。」問戰勝大旨，曰：「譬如博，盂內六瓊，眼前八陣，知人知彼，目無全牛，勝負可立決矣。」問阿姥是何師承，曰：「吾自有師，師自有法，不足為汝輩言也。」生每斷獄，女參贊，稱神明；捕盜，尤襄勤；唯禁娼則力為諫阻，繼以哀泣，故棠疆百里，桃花門巷，常數百家，成錦繡城也。每綵輿一出，鶯鶯燕燕之儔，捧盤跪路衢，為夫人祝千秋者，動以千計。此秦魯臣譜弟所採訪；魯臣，金陵世家子。

懊儂氏曰：寒蔬中，有名雪裡紅者，辛辣之品也。成夫人隱於粉黛，博以相夫，坐而裙衩，勇於殺賊，是桃李之豔，而薑桂之性也。錫此佳名，良不愧耳。不言其師，而師自大有人在。閩之氓，感保障之德，每至伏臘，有以雪裡紅薦春盤者。當不敢斥言而呼為成夫人菜乎！嘻！諸葛行營之種，可以並傳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